

評論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Nudge, the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3482 地區前總監邱雅文



一、我手邊是一本 2009 年版 Richard H. Thaler 及 Cass R. Sunstein 合著的 "Nudge" 這本書，另外也抓了幾本同類的書和期刊，包括 2013 年 5 月份的 the Yale Law Journal，我看的是其中 Professor Cass Sunstein 的 the Storrs Lectur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aternalism"，大意再翻閱一下。Why？因為今天一早起床看到報紙，報導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由芝加哥大學 Richard Thaler 教授得此殊榮（中文譯為「塞勒」）。這是自 2002 年 Daniel Kahneman 獲此桂冠後再次由行為經濟學者獲得此獎，是行為經濟學派從傳統的強調「理性行為」（rational behavior）的數理經濟學和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領域中，再次一領風騷的風向球。"Nudge"（中文有翻譯為「輕推」，似未盡善）這本書的副題非常誘人："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看起來，這門算是較新的經濟學似乎是人類幸福的萬靈丹。由於相關書刊分散在我書房和辦公室，一時無法彙整做一個系統性的評述，所以先談談個人一些一知半解的概念和反應罷。

二、經濟學是建立於人的行為，是趨於理性選擇的行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假設之上。這裡「理性」稱為 "rational"，正和法律學一樣，認為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是一般人的「合理性」，這裡稱之為 "reasonable"。這兩個假設在近世紀已大半被腦科學、認知神經科學、行為科學等多方面研究結果所修正或否定了。

三、在經濟學上，諾貝爾獎扮演相當重要的流行指標。但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真正」的諾貝爾原有的四項獎項之一（原來獎項為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以及文學

四項）。至於經濟學獎是瑞典中央銀行在 1968 年為紀念成立 300 週年所捐款設置的，並於 1969 年首次頒獎。不過這個獎項被諾貝爾基金會認可可使用諾貝爾獎的商標，並和上述另四項原來的諾貝爾獎並列，每年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一起頒授，地位榮寵。至於諾貝爾和平獎則是 1901 年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所創設，每年十二月十日單獨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頒獎。和平獎一直受到很大爭議，因其以當世政治事件依評選委員會的政治觀取捨決定得獎人選，常成為一種西方政治價值的表達，甚至具有政治武器作用。

四、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經濟學界其實也不乏批評爭議性。有的甚至認為是一種「亂源」。何以謂之？蓋物理、化學和生理或醫學獎都是對自然科學有重大貢獻者的認定，縱有一些遺珠之憾，不會對這些學科產生誤導傷害。文學獎亦然，頂多是不公平之譏而已，不會影響全球或一國的經濟金融租稅政策的取向。經濟學則不然，它不僅是「做學問」，而是要被運用來經世治國之用的。採重商主義，則傾向鎖國封閉政策，與全球化相悖；採全球化經濟政策，則造成南北經濟對比更加嚴重。採市場經濟和採計畫經濟，更是南轅北轍，截然不同。從中國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鳥籠式商品經濟發展到政商極權化的超高速經濟成長（即中國式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集中擴張型經濟發展模式」，文化演化論稱為「後起優勢論」），以及南韓的形式開放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扶植大型財團控制式的經濟成長模式等等，骨子裏都有不同的經濟學思想理論之爭，更不必說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

經濟和美國式純粹資本市場經濟的不同了。因此，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於治理公私部門，國計民生、個人理財的工具學。諾貝爾獎的光環照在那一學派，影響所及不僅是得獎者個人的榮耀而已，而是牽動經濟、金融、財稅大政的指標。它的性質不單是是非題，也是選擇題。既然當世諸家學說並立，各有所長，而遽於「時代當下」賦予評斷而左右舉世公私部門之政策抉擇方向，有識之士嘗論之謂萬萬不可也。

五、再從學門之爭言。1998年八月，擁有1,250億美元資產的避險資金「長期資本管理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簡稱LTCM）因投資失利爆發43億美元虧損，瀕臨破產，對美國甚至若干開發國家的金融市場造成災難性傷害，最後靠美國政府挹注數十億美元解救。它的三位創辦人中有兩位是199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erton和Myron Scholes，二人同為「選擇權數學模型」的發明人，頂著這項學術利器與諾貝爾獎光環，他們成了金融市場縱橫捭闔的大鯊魚，但曾幾何時，終於中箭下馬，使投資人傾家蕩產，血本無歸，證明從薩爾孟森硬生生把數學引入做為經濟學傲人的工具使成為科學的顯學之失敗。而現在的行為經濟學雖然一般多將榮光歸於Daniel Kahneman，但早在1981年時，Yale的經濟學者Robert J. Shiller（席勒）率先從數學的角度，對「市場效率理論」（efficient market theory）提出質疑。簡單講，根據實證資料，市場證券價格的波動幅度變化和它們依數學模型反映的基本走勢相異甚大。這意味著「理性預期」並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席勒因此宣稱市場不像財務理論所說的那般有效率。這一個結論在當時成為經濟主流世界的洪水猛獸，異論邪說，一時並被主流圈下達宗教追殺令。而其中對席勒批評最強的主力人物就是上面提到的Rober Merton（但事實上，Merton創立的LTCM避險基金的理論，就是企圖從市場的「無效率」中獲利。故而他實質上反而等於認同席勒的市場缺乏效率理論）。之後風水輪流轉，Robert Shiller在2013年得

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顯示行為經濟學將漸成顯學徵兆（Shiller當然不是像Kahneman和Thaler一樣的真正行為經濟學學家）。

六、從亞當史密提出"the invisible hand"（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自然運作律）理論以來，經濟學家爭議的那一隻「看不見的手」究竟是理性的（rational），或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還是自然律規範的不自知力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不論是自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或是計畫經濟（社會主義），實質上都同樣立基於「理性選擇」的哲學基礎上。行為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揭開這層「理性面紗」，讓人們看清楚我們的經濟行為事實並非如數學模型所認定的，都循著rationality（不論如何解釋）的方向指引而行動。從上世紀末芝加哥大學的Steven Levitt一系列的"Freakonomics"和Duke大學的Dan Ariel的"Predictable Irrational"等等新理論，一路演進到Cass Sunstein（哈佛法律學校法學教授）和Richard Thaler（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的"Nudge"理論，脈絡連貫，也許會逐漸成為各國政策指南功具箱（tool box）中的利器之一。

七、惟行為經濟學，尤其nudge理論，本質實寓有反民主的潛在隱憂（純粹我個人淺薄之見）。猶記得數年前賀陳兄在南一中網壇預告「大數據」將主宰未來數據世代，其時我也提出nudge概念。當時即竊以為有一天二者將合流。不久牛津大學教授Victor Mayer-Schonber（麥爾·荀伯格）於2014年6月11日受邀訪台演講大數據（其書"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亦出版中文譯本），大數據（主要顯示correlation）在台逐漸成為時髦魔法名詞，無所不在，而國人渾然不知其隱藏之缺點與弊端也。此則容後有機會再討論。大數據理論本底就是大眾行為的數據加以處理運用，依其所產生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非causation）的相關度之預測力量。回到nudge本身。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邁可·桑德爾教授

(Michael Sandel) 在其普及名著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書中即提出強力警告。按所謂 nudge，其意義是指有指導權力的人或機構（家長、教師、主管、各級政府、商業機構，以及非營利組織等），以順著人性和人類的認知模式（例如一般人對顏色的敏感度比對形狀的敏感度較高，不信你試試看），用非強迫式的誘發誘導方式，巧妙（未被發覺）地引導一般人（消費者等經濟活動參與者）往這些指引者所希望的方向道路從事「有益」的經濟（或非經濟）行為。例如重新安排超市貨架排列方式，使消費者在不知不覺間被「有益健康」的食品所吸引而購買。因此，nudge 又稱為民主式的父權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Professor Sunstein 從 2009 至 2012 年擔任歐巴馬政府 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Administrator。歐巴馬對該機關的理想為 "to consider flexible approaches that reduce costs and maintain freedom of choic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同時期，英國 Cameron 內閣成立一個 "Behavioural Insight Team"，其功能為："to incorpor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 into policy initiatives"。該工作小組網站標明其工作內容為："work draws on insights from the growing body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which show how often subtle changes to the way in which decisions are framed can have big impacts on how people respond to them." 其實施領域包括戒煙、戒毒、能源節省、器官捐贈、消費者保護和交通等法規的遵循等等。立意良善，但若細究本質，仍脫不了民主老大哥（Big Brother）思想，想來喬治歐威爾地下有知，一定會從墳墓中奮醒起身反對罷。

八、運用 nudge 理論為政策工具，當然不止英美兩國，其他國家應有相似機制，而且私部門，尤其跨國企業必早已用之純熟而為企業機密。幾年前麥當勞曾在英國以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對婦女消費者做腦部掃描大

腦皮質、海馬迴等活動，以尋找「香味」對引起消費者在麥當勞店內購買何種麥當勞食品的慾望性做過一項「學術合作」實驗計畫，並將部分成果在法國實行，但馬上遭受抵制，歐盟並立法禁止此類商業行為及「學術研究」。

九、限於本文性質，無法詳細介紹 nudge 理論與實務內容。也許我的看法太消極負面了。但引入一項好理論，也要防微杜漸，預以為慮。至少我沒有把 nudge 部門和納粹的宣傳部長 Paul Joseph Goebbels 或蘇聯時代的真理報相提並論。最後引一段英國大儒 John Stuart Mill 在 On Liberty 的一段話作結："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s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His own good, either physical or moral, is not a sufficient warrant. He cannot rightfully be compelled to do or forebear because it will be better for him to do so, because it will make him happier, because in the opinion of others, to do so would be wise, or even right"。

十、簡而言之，就是「己之所欲，勿施於人。」海耶克喜言：通往地獄（奴役）之路，常是由善意所鋪成。Nudge 的魔法，在於以潛移默化之術，將我人之意欲（will）轉化為他人自覺為自己的意欲。Nudge 是民主政府能善加利用的政策工具，但必須慎防操作成習，質變為思想控制之無形利器也。

註：fMRI 是可將腦部活動影像化的核磁共振造影術，其基本原理及其構造的開發者之一，是日本東北福祉大學特聘教授小川誠二博士。他早年於 Bell Lab 工作期間，因做大鼠缺氧的研究而發現關鍵線索。近年日本學界很期待他能獲一座諾貝爾物理學獎，因其年歲已大（1934 年生），此一期待是否能成真，可拭目以待。